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拍案驚奇 第七卷 呂使者情媾宦家妻 吳太守義配儒門女

詞曰：疏眉秀盼向春風，還是宣和裝束。貴氣盈盈姿態巧，舉止況非凡俗。宋室宗姬，秦王幼女，曾嫁欽慈族。干戈橫蕩，事隨天地翻覆。

一笑邂逅相逢，勸人滿飲，旋吹橫竹。流落天涯俱是客，何必平生相熟？舊日榮華，如今憔悴，付與杯中醪。興亡休問，為伊且盡船玉。

這一首詞名喚〈念奴嬌〉，乃是宋朝使臣張孝純在粘罕席上有所見之作。當時靖康之變，徽、欽被擄，不知多少帝女王孫被犬羊之類群驅北去，正是「內人紅袖泣，王子白衣行」的時節。到得那裡，誰管你是金枝玉葉？多被磨滅得可憐。有些顏色技藝的，才有豪門大家收做奴婢，又算是有下落的了。其餘驅來逐去，如同犬彘一般。張孝純奉使到彼雲中府，在大將粘罕席上見個吹笛勸酒的女子是南方聲音，私下偷問他，乃是秦王的公主，粘罕取以為婢。說罷，嗚咽流涕。孝純不勝傷感，故賦此詞。後來金人將欽宗遷往大都燕京，在路行至平順州地方，駐宿在館驛之中。時逢七夕佳節，金虜家規制，是日官府在驛中排設酒肆，任從人沽酒會飲。欽宗自在內室坐下，閒看外邊喧鬧，只見一個鞋婆領了幾個少年美貌的女子，在這些飲酒的座頭邊，或歌或舞或吹笛，斟著酒勸著座客。座客吃罷，各賞些銀鈔或是酒食之類，眾女子得了，就去納在鞋婆處。鞋婆又嫌多道少，打那討得少的。這個鞋婆想就是中華老鴇兒一般。

少間，驛官叫一個皂衣典史賣了酒食來送欽宗。其時欽宗只是軟巾長衣秀才打扮，那鞋婆也不曉得是前日中朝的皇帝，道是客人吃酒，差一個吹橫笛的女子到室內來伏侍。女子看見是南邊官人，心裡先自悽慘，嗚嗚咽咽，吹不成曲。欽宗對女子道：「我是你的鄉人，你東京是誰家女子？」那女子向外邊看了又看，不敢一時就說，直等那鞋婆站得遠了，方說道：「我乃百王宮魏王孫女，先嫁欽慈太后姪孫。京城既破，被賊人擄到此地，實在粘罕府中做婢。後來主母嫉妒，終日打罵，轉賣與這個胡婦。領了一同眾多女子，在此日夜求討酒錢食物，各有限數，討來不勾，就要痛打。不知何時是了！官人也是東京人，想也是被擄來的了。」欽宗聽罷，不好回言，只是暗暗淚落，目不忍視，好好打發了他出去。這個女子便是張孝純席上所遇的那一個。詞中說「秦王幼女」，秦王乃是廷美之後，徽宗時改封魏王，魏王即秦王也。真個是鳳子龍孫，遭著不幸，流落到這個地位，豈不可憐！然此乃是天地反常時節，連皇帝也顧不得自家身子，這樣事體，不在話下。

還有個清平世界世代為官的人家，所遭不幸，也墮落了的。若不是幾個好人相逢，怎能勾拔得個身子出來？所以說：

紅顏自古多薄命，若落娼流更可憐。

但使逢人提掇起，淤泥原會長青蓮。

說話宋時饒州德興縣有個官人董賓卿，字仲臣，夫人是同縣祝氏。紹興初年，官拜四川漢州太守，全家赴任。不想仲臣做不得幾時，死在官上了。一家老小人口又多，路程又遠，宦囊又薄，算計一時間歸來不得，只得就在那邊尋了房子，權且駐下。

仲臣長子元廣，也是祝家女婿，他有祖蔭在身，未及調官，今且守孝在漢州。三年服滿，正要別了母親兄弟，挈了家小，赴闕聽調。待補官之後，看地方如何，再來商量搬取全家。不料未行之先，其妻祝氏又死，遺有一女。元廣就在漢州娶了一個富家之女做了繼室，帶了妻女回到臨安補官，得了房州竹山縣令。地方窄小，又且路遠，也不能勾去四川接家屬，只同妻女在衙中。

過了三年考滿，又要進京，當時挈家東下。且喜竹山到臨安雖是路長，卻自長江下了船，乃是一水之地。有同行駐泊一船，也是一個官人在內，是四川人，姓呂，人多稱他為呂使君，也是到臨安公幹的。這個官人年少風流，模樣俊俏。雖然是個官人，還像個子弟一般。

棲泊相並，兩邊彼此動問。呂使君曉得董家之船是舊漢州太守的兒子在內，他正是往年治下舊民，過來相拜。董元廣說起親屬尚在漢州居駐，又兼繼室也是漢州人氏，正是通家之誼。大家道是在此聯舟相遇，實為有緣，彼此欣幸。大凡出路之人，長途寂寞，巴不得尋些根絆，圖個往來。況且同是衣冠中體面相等，往來更便。因此兩家不是你到我船中，就是我到你船中，或是飲酒，或是閒話。真個是無日不會，就是骨肉相與，不過如此，這也是官員每出外的常事。

不想董家船上卻動火了一個人。你道是那個？正是那竹山知縣的晚孺人。原來董元廣這個繼室不是頭婚，先前曾嫁過一個武官。只因他丰姿妖豔，情性淫蕩，武官□分嬖愛，盡力奉承，日夜不歇，淘虛了身子，一病而亡。青年少寡，那裡熬得？待要嫁人，那邊廂人聞得他妖淫之名，沒人敢攬頭，故此肯嫁與外方，才嫁這個董元廣。怎當得元廣稟性怯弱，一發不濟，再不能暢他的意。他欲心加火，無可熬渴之處，因見這呂使君丰容俊美，就了不得動火起來。況且同是四川人，鄉音慣熟，到比丈夫不同。但是到船中來，裡頭添茶煖酒，□分親熱。又拋聲調噪，要他曉得。那呂使君乖巧之人，頗解其意。只礙著是同袍間，一時也下不得手。

誰知那孺人，或是露半面，或是露全身，眉來眼去，恨不得一把抱了他進來。日間眼裡火了，沒處洩得，但是想起，只做丈夫不著，不住的要幹事。弄得元廣一絲兩氣，支持不過，疾病上了身子。呂使君越來候問慇懃，曉夜無間。趁此就與董孺人眉目送情，兩下做光，已此有好幾分了。

舟到臨安，董元廣病不能起。呂使君分付自己船上道：「董爺是我通家，既然病在船上，上去不得。連我行李也不必發上岸，只在船中下著，早晚可以照管。我所有公事，抬進城去勾當便了。」

過了兩日，董元廣畢竟死了。呂使君出身替他經紀喪事，凡有相交來弔的，只說：「通家情重，應得代勞。」來往的人盡多贊歎他高義出人，今時罕有！那曉得他自有一副肚腸藏在裡頭，不與人知道的。正是：

周公恐懼流言日，王莽謙恭下士時。

假若當時身便死，一生真偽有誰知？

呂使君與董孺人計議道：「饒州家鄉又遠，蜀中信息難通，令公棺柩不如就在臨安權且擇地安葬。他年親丁集會了，別作道理。」商量已定，也都是呂使君擺撥。一面將棺柩厝頓停當，事體已完，孺人率領元廣前妻遺女，出來拜謝使君。孺人道：「亡夫不幸，若非大人周全料理，賤妾乾乾母子，怎能勾亡夫入土？真乃是骨肉之恩也。」使君道：「下官一路感蒙令公不棄，通家往來，正要久遠相處，豈知一旦棄撇？客途無人料理，此自是下官身上之事。小小出力，何足稱謝！只是殯事已畢，而今孺人還是作何行止？」孺人道：「亡夫家口盡在川中，妾身也是川中人，此間並無親戚可投，只索原回到川中去。只是路途迢遞，乾乾母子，無可倚靠，寸步難行，如何是好？」使君陪笑道：「孺人不必憂慮，下官公事勾當一完，也要即回川中，便當相陪同往。只望孺人勿嫌棄，足矣！」孺人也含笑道：「果得如此提挈，還鄉有日，寸心感激，豈敢忘報！」使君帶著笑，丟個眼色道：「且看孺人報法何如？」兩人之言俱各有意，彼此心照。只是各自一隻官船，人眼又多，性急不便做手腳，只好嚙乾唾而已。有一隻〈商調錯葫蘆〉單道這難過的光景：

兩情人，各一舟。總春心不自由，只落得雙飛蝴蝶夢莊周。活冤家猶然不聚頭，又不知幾時消受。抵多少眼穿腸斷為牽牛。

卻說那呂使君只為要營勾這董孺人，把自家公事趨幹起了，一面支持動身。兩隻船斯幫著一路而行，前前後後，止隔著盈盈一水。到了一個馬頭上，董孺人整備著一席酒，以謝孝為名，單請著呂使君。呂使君聞召，千歡萬喜，打扮得□分倜儻，趨過船來。孺人笑容可掬，迎進艙裡，口口稱謝。三杯茶罷，安了席，東西對坐了，小女兒在孺人肩下打橫坐著。那女兒只得□來歲，未知甚

麼頭腦，見父親在時往來的，只說道可以同坐吃酒的了。船上外水的人，見他們說的多是一口鄉談，又見日逐往來甚密，無非是關著至親的勾當，那管其中就裡。誰曉得借酒為名，正好兩下做光的時節。正是：茶為花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。

兩人飲酒中間，言來語去，眉目送情，又不須用著馬泊六，竟是自家覷面打話，有什麼不成的事？只是耳目眾多，也要遮飾些個。看看月色已上，只得起身作別。使君道：「匆匆別去，孺人晚間寂寞，如何消遣？」孺人會意，答道：「只好獨自個推窗看月耳。」使君曉得意思許他了，也回道：「月色果好，獨睡不穩，也待要開窗玩月，不可辜負此清光也。」你看兩人之言，盡多有意。一個說開窗，一個說推窗，分明約定晚間窗內走過相會了。

使君到了自家船中，叫心腹家僮分付船上：「要兩船相並幫著，官艙相對，可以照管。」船上水手聽依分付，即把兩船緊緊貼著住了。人靜之後，使君悄悄起身，把自己船艙裡窗輕推開來。看那對船時節，艙裡小窗虛掩。使君在對窗咳嗽一聲，那邊把兩扇小窗一齊開了。月光之中，露出身面，正是孺人獨自個在那裡。使君忙忙跳過船來，這裡孺人也不躲閃。兩下相偎相抱，竟到房艙中床上幹那話兒去了。

一個新寡的文君，正要相如補空；一個獨居的宋玉，專待鄰女成雙。一個是不繫之舟，隨人牽挽；一個如中流之楫，惟我蕩搖。沙邊瀉瀨好同眠，水底鴛鴦堪比樂。

雲雨既畢，使君道：「在下與孺人無意相逢，豈知得諧夙願？三生之幸也！」孺人道：「前日瞥見君子，已使妾不勝動念。後來亡夫遭變，多感周全。女流之輩，無可別報，今日報以此身。願勿以妾自獻為嫌，他日相棄，使妾失望耳。」使君道：「承子不棄，且自歡娛，不必多慮。」自此朝隱而出，暮隱而入，日以為常。雖外邊有人知道，也不顧了。

一日正歡樂間，使君忽然長歎道：「目下幸得同路而行，且喜蜀道尚遠，還有幾時。若一到彼地，你自有家，我自室，豈能常有此樂哉！」孺人道：「不是這樣說，妾夫既身亡，又無兒女，若到漢州，或恐親屬拘礙。今在途中，惟妾得以自主，就此改嫁從君，不到那董家去了，誰人禁得我來？」使君聞言，不勝欣幸道：「若得如此，足感厚情，在下益州成都郫縣自有田宅莊房，儘可居住。那是此間去的便道，到得那裡，我接你上去住了，打發了這兩隻船。董家人願隨的，就等他隨你住了。不願的，聽他到漢州去，或各自散去。漢州又遠，料那邊多是孤寡之人，誰管得到這裡的事？倘有人說話，只說你遭喪在途，我已禮聘為外室了，卻也無奈我何！」孺人道：「這個才是長遠計較。只是我身邊還有這小妮子，是前室祝氏所生，今這個卻無去處，也是一累。」使君道：「這個一發不打緊，目下還小，且留在身邊養著。日後有人訪著，還了他去。沒人來訪，等長大了，不拘那裡著落了便是，何足為礙？」

兩人一路商量的停停當當，到了郫縣，果然兩船上東西盡情搬上去住了。可惜董家竹山一任縣令，所有宦資連妻女，多屬之他人。隨來的家人也儘有不平的，卻見主母已隨順了，呂使君又是個官宦，誰人敢與他爭得？只有氣不伏不情願的，當下四散而去。呂使君雖然得了這一手便宜，也被這一干去的人各處把這事播揚開了。但是聞得的，與舊時稱贊他高誼的，盡多譏他沒行止，鄙薄其人。至於董家關親的見說著這話，一發切齒痛恨，自不必說了。

董家關親的，莫如祝氏最切。他兩世嫁與董家，有好些出仕的在外，儘多是他夫人每弟兄叔侄之稱。有一個祝次騫，在朝為官，他正是董元廣的妻兄。想著董氏一家飄零四散，元廣妻女被人占據，亦且不知去向，日夜傷心。其時鄉中王恭肅公到四川做制使，托他在所屬地方訪尋。道里遼闊，誰知下落？乾道初年，祝次騫任幕州太守，就除利州路運使。那呂使君正補著嘉州之缺，該來與祝次騫交代。呂使君曉得次騫是董家前妻之族，他幹了那件短行之事，怎有膽氣見他？遷延稽留，不敢前來到任。祝次安也恨著呂使君是禽獸一等人，心裡巴不得不見他，趁他未來，把印綬解卸，交與僚官權時收著，竟自去了。呂使君到得任時，也就有人尋他別處是非，彈上一本，朝廷震怒，狼狽而去。

祝次騫枉在四川路上作了一番的官，竟不曾訪得甥女兒的消耗，心中常時抱恨。也是人有不了之願，天意必然生出巧來。直到乾道丙戌年間，次騫之子祝東老，名震亨，又做了四川總幹之職。受了檄文，前往成都公幹，道經綿州。綿州太守吳仲廣出來迎著，置酒相款。仲廣原是待制學士出身，極是風流文采的人。是日郡中開宴，凡是應得承直的娼優無一不集。

東老坐間，看見戶棧旁邊立著一個妓女，姿態恬雅，宛然閨閣中人，絕無一點輕狂之度。東老注目不瞬，看勾多時，卻好隊中行首到面前來斟酒，東老且不接他的酒，指著那戶棧旁邊的妓女問他道：「這個人是那個？」行首笑道：「官人喜他麼？」東老道：「不是喜他，我看他有好些與你們不同處，心中疑怪，故此問你。」行首道：「他叫得薛倩。」東老正要細問，吳太守走出席來，斟著巨觥來勸，東老只得住了話頭，接著太守手中之酒，放下席間，卻推辭道：「賤量實不能飲，只可小杯適興。」

太守看見行首正在傍邊，就指著巨觥分付道：「你可在此奉著總幹，是必要總幹飲乾，不然，就要罰你。」行首笑道：「不須罰小的，若要總幹多飲，只叫薛倩來奉，自然毫不推辭。」吳太守也笑道：「說得古怪，想是總幹曾與他相識麼？」東老道：「震亨從來不曾到大府這裡，何緣得與此輩相接？」太守反問行首道：「這等，你為何這般說？」行首道：「適間總幹殷殷問及，好生垂情於他。」東老道：「適才邂逅之間，見她標格如野鶴在雞群。據下官看起來，不像是個中之人，心裡疑惑，所以在此詢問他為首的，豈關有甚別意來？」太守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只叫薛倩侍在總幹席傍酌酒罷了。」

行首領命，就喚將薛倩來侍著。東老正要問她來歷，恰中下懷，命取一個小杌子賜他坐了。低問他道：「我看你定然不是風塵中人，為何在此？」薛倩不敢答應，只歎口氣，把閒話支吾過去。東老越來越疑心，過會又問道：「你可實對我說。」薛倩只是不開口，要說又住了。東老道：「直說不妨。」薛倩道：「說也無幹，落得羞人。」東老道：「你盡說與我知道，焉知無益？」薛倩道：「尊官盤問不過，不敢不說，其實說來可羞。我本好人兒女，祖、父俱曾做官。所遭不幸，失身辱地。只是前生業債所欠，今世償還，說他怎的！」東老側然動心道：「汝祖、汝父，莫不是漢州知州、竹山知縣麼？」

薛倩大驚，哭將起來道：「官人如何得知？」東老道：「果若是情，汝母當姓祝了。」薛倩道：「後來的是繼母，生身亡母正是姓祝。」東老道：「汝母乃我姑娘也，不幸早亡。我聞妳與繼母流落於外，尋覓多年，竟無消耗，不期邂逅於此。卻為何失身妓籍？可備與我說。」薛倩道：「自從父親亡後，即有呂使君來照管喪事，與同繼母一路歸川。豈知到得川中，經過他家門首，竟自盡室占為己有。繼母與我隨他居住多年，那年壞官回家，鬱鬱不快，一病而亡。這繼母無所倚靠，便將我出賣，得了薛媽七□千錢，遂入妓籍，今已是一年了。追想父親亡時，年紀雖小，猶在目前。豈知流落羞辱，到了這個地位！」言畢，失聲大哭，東老不覺也哭將起來。初時說話低微，眾人見他交頭接耳，盡見道無非是些調情肉麻之態，那裡管他就裡？直見兩人多哭做一堆，方才一座驚駭，盡來詰問。東老道：「此話甚長，不是今日立談可盡，況且還要費好些周折，改日當與守公細說罷了。」太守也有些疑心，不好再問。酒罷各散，東老自向公館中歇宿去了。

薛倩到得家裡，把席間事體對薛媽說道：「總幹官府是我親眷，今日說起，已自認帳。明日可到他寓館一見，必有出格賞賜。」薛媽千歡萬喜。到了第二日，薛媽率領了薛倩，來到總幹館舍前求見。祝東老見說，即叫放他母子進來。正要與他細話，只見報說太守吳仲廣也來了。東老笑對薛倩道：「來得正好。」薛倩母子多未知其意。

太守下得轎，薛倩走過去先叩了頭。太守笑道：「昨日哭得不勾，今日又來補麼？」東老道：「正要見守公說昨日哭的緣故，此子之父董元廣乃竹山知縣，祖父仲臣是漢州太守，兩世衣冠之後。只因祖死漢州，父又死於都下。妻女隨在舟次，所遇匪人，流落到此地位。乞求守公急為除去樂籍。」太守惻然道：「原來如此！除籍在下官所司，其為易事。但除籍之後，此女畢竟如何？若明公有意，當為效勞。」東老道：「不是這話，此女之母即是下官之姑，下官正與此女為嫡表兄妹。今既相遇，必須擇個良人嫁與他，以了其終身。但下官尚有公事須去，一時未得便有這樣湊巧的。愚意欲將此女暫托之尊夫人處安頓幾時，下官且到成都往回一番。待此行所得諸台及諸郡饋遺路賂之物，悉將來為此女的嫁資。慢慢揀選一個佳婿與他，也完我做親眷的心事。」太守笑道：「天下義事，豈可讓公一人做盡了？我也當出二□萬錢為助。」東老道：「守公如此高義，此女不幸中大幸矣！」當下分付薛倩：

「隨著吳太守到衙中媽媽處住著，等我來時再處。」太守帶著自去。東老叫薛媽過來，先賞了他□千錢，說道：「薛倩身價在我身上，加利還你。」薛媽見了是官府做主，怎敢有違？只得淒淒涼涼自去了。東老一面往成都題。

且說吳太守帶得薛倩到衙裡來，叫他見過了夫人，說了這些緣故，叫夫人好好看待他，夫人應允了。吳太守在衙裡，仔細把薛倩舉動看了多時，見他仍是滿面憂愁，不歇的歎氣，心裡忖道：「他是好人家女兒，一向墮落，那不得意是怪他不得的。今既已遇著表兄相托，收在官衙。他人打點嫁人，已提掣在好處了，為何還如此不快？他心中畢竟還有掉不下的事。」

教夫人緩緩盤問他備細，薛倩初時不肯說，吳太守對他說：「不拘有甚麼心事，只管明白說來，我就與你做主。」薛倩方才說道：「官人再三盤問，不敢不說，說來也是枉然的。」太守道：「你且說來，看是如何？」薛倩道：「賤妾心中實是有一個人放他不下，所以被官人看破了。」太守道：「是甚麼人？」薛倩道：「妾身雖在煙花之中，那些浮浪子弟，未嘗傾心交往。只有一個書生，年方弱冠，尚未娶妻，曾到妾家往來，彼此相愛。他也曉得妾身出於良家，深加憫恤，越覺情濃。但是入城，必來相敘。他家父母知道，拿回家去痛打一頓，鎖禁在書房中。以後雖是時或有個信來，再不能勾見他一面了。今蒙官人每抬舉，若脫離了此地，料此書生無緣再會，所以不覺心中怏怏，撇放不開，豈知被官人看了出來！」

太守道：「那個書生姓甚麼？」薛倩道：「姓史，是個秀才，家在鄉間。」太守道：「他父親是甚麼人？」薛倩道：「是個老學究。」太守道：「他多少家事，娶得起麼？」薛倩道：「因是寒儒之家，那書生雖往來了幾番，原自力量不能，破費不多。只為情上難捨，頻來看覷。他家兀自道破壞了家私，狠下禁鎖，怎有錢財娶得妾身？」太守道：「你看他做人如何？可真心得意他否？」薛倩道：「做人是個忠誠有餘的，不是那些輕薄少年，所以妾身也□分敬愛。誰知反為妾受累。而今就得意，也沒處說了。」說罷，早又眼淚落將出來。

太守問得明白，出堂去簽了一張密票。差一個公人，撥與一匹快馬，急取綿州學史秀才到州，有官司勾當，不可遲誤！公人得了密票，狐假虎威，扯做了一場火急勢頭。忙下鄉來，敲進史家門去，將硃筆官票與看，乃是府間遣馬追取秀才，立等回話的公事。

史家父子驚得呆了，各沒想處。那老史埋怨兒子道：「定是你終日宿娼，被他家告害了，再無他事。」史秀才道：「府尊大人取我，又遣一匹馬來，焉知不是文賦上邊有甚麼相商處？」老史道：「好，來請你！東帖不用一個，出張硃票？」史秀才道：「決是沒人告我！」父子兩個胡猜不住，公人只催起身。老史只得去收拾酒飯，待了公人，又送了些辛苦錢，打發兒子起身到州裡來。正是：

烏鴉喜鵲同聲，吉凶全然未保。

今日捉將官去，這回頭皮送了。

史生同了官差，一程來到州中。不知甚麼事由，穿了小服，進見太守。太守教換了公服相見，史生才把疑心放下了好些。換了衣服，進去行禮已畢。太守問道：「秀才家小小年紀，怎不苦志讀書，倒來非禮之地頻遊，何也？」史生道：「小生誦讀詩書，頗知禮法。蓬窗自守，從不遊甚非禮之地。」太守笑道：「也曾去薛家走走麼？」史生見道著真話，通紅了兩頰道：「不敢欺大人，客寓州城，誦讀餘功，偶與朋友輩適興閒步，容或有之，並無越禮之事。」太守又道：「秀才家說話不必遮飾！試把與薛倩往來事情，實訴我知道。」史生見問得親切，曉得瞞不過了，只得答道：「大人問及於此，不敢相誑。此女雖落魄地，實非娼流，乃名門宦裔，不幸至此。小生偶得邂逅，見其標格有似良人。問得其詳，不勝義憤。自惜身微力薄，不能拔之風塵，所以憐而與游。雖係兒女子之私，實亦士君子之念。然如此鄙事，不知大人何以知而問乃，殊深惶愧！只得實陳，伏乞大人容恕！」太守道：「而今假若以此女配足下，足下願以之為室家否？」史生道：「淤泥青蓮，亦願加以拂拭。但貧士所不能，不敢妄想。」太守笑道：「且站在一邊，我教你看一件事。」

就掣一枝簽，喚將薛媽來，薛媽慌忙來見太守。太守叫庫吏取出一百道官券來與他，道：「昨聞你買薛倩身價止得錢六□千，今加你價三□千，共一百道，你可領著。」時史生站在傍邊，太守用手指著，對薛媽道：「汝女已嫁此秀才了，此官券即是我與秀才出的聘禮也。」薛媽不敢違拗，只得收了。當下認得史生的，又不好問得緣故。老媽們心性，見了一百千，算來不虧了本，隨他女兒短長也不在他心上。不管三七二□一，歡歡喜喜自出去了。

此時史生看見太守如此發放，不曉其意，心中想道：「難道太守肯出己錢討來與我不成？這怎麼解？」出了神沒可想處。太守喚史生過來，笑道：「足下苦貧不能得娶，適間已為足下下聘了。今以此女與足下為室，可喜歡麼？」史生叩頭道：「不知大人何以有此天恩，出自望外，豈不踴躍！但家有嚴父，不敢不告。若知所娶娼女，事亦未必可諧，所慮在此耳。」太守道：「你還不知此女為總幹使君表妹，前日在此相遇，已托下官脫了樂籍。俟成都歸來，替他擇婿。下官見此義舉，原許以二□萬錢助嫁。今此女見在我衙中，昨日見他心事不快，問得其故，知與足下兩意相孚，不得成就。下官為此相請，欲為你兩人成此好事。適間已將□萬錢還了薛媽，今再以□萬錢助足下婚禮，以完下官口信。待總幹來時，整備成親。若尊人問及，不必再提起薛家。只說總幹表妹，下官為媒，無可慮也。」

史生見說，歡喜非常，謝道：「鰥生何幸，有此奇緣。得此恩遇，雖粉骨碎身，難以稱報！」太守又叫庫吏取一百道官券，付與史生。史生領下，拜謝而去，看見丹樨之下荷花正開，賦詩一首，以見感恩之意。詩云：

蓬染青泥埋暗香，東君移取一齊芳。

擎珠擬作啣環報，已學葵心映日光。

史生到得家裡，照依太守說的話回覆了父母。父母道是喜從天降，不費一錢攀了好親事，又且見有許多官券拿回家來，問其來歷，說道是太守助的花燭之費，一發支持有餘，□分快活。一面整頓酒筵各項，只等總幹回信不題。

卻說吳太守雖已定下了史生，在薛倩面前只不說破。隔得一月，祝東老成都事畢，重回綿州，來見太守。一見便說表妹之事。太守道：「別後已幹辦得一個佳婿在此，只等明公來，便可嫁了。」東老道：「此行所得合來有五□萬，今當悉以付彼，使其成家立業。」太守道：「下官所許二□萬，已將□萬還其身價，□萬備其婚資。今又有此助，可以不憂生計。況其人可倚，明公可以安心了。」東老道：「婿是何人？」太守道：「是個書生，姓史。今即去召他來相見。」東老道：「書生最好。」太守立刻命人去召將史秀才來到，教他見了東老。東老見他少年，丰姿出眾，心裡甚喜。太守即擇取來日大吉，叫他備轎，明日到州迎娶家去。

太守回衙，對薛倩道：「總幹已到，佳婿已擇得有人，看定明日成婚。婚資多備，從此為良人婦了。」薛倩心裡且喜且悲。喜的是虧得遇著親眷，又得太守做主，脫了賤地，嫁個丈夫，立了婦名。悲的是心上書生從此再不能勾相會了。正是：

笑啼俱不敢，方信做人難。

早知燈是火，落得放心安。

明日，祝東老早到州中，坐在後堂。與太守說了，教薛倩出來相見。東老即將五□萬錢之數交與薛倩道：「聊助子粧奩之費，少盡姑表之情。只無端累守公破費二□萬，甚為不安。」太守笑道：「如此美事，豈可不許我費一分乎？」薛倩叩謝不已。東老道：「婿是守公所擇，頗為得人，終身可傍矣。」太守笑道：「婿是令表妹所自擇，與下官無干。」東老與薛倩俱愕然不解。太守道：「少頃自見。」

正話間，門上進稟史秀才迎婚轎到。太守立請史秀才進來，指著史生對薛倩道：「前日你再三不肯說，我道說明白了，好與你做主。今以此生為汝夫，汝心中沒有不足處了麼？」薛倩見說，方敢抬眼一看，正是平日心上之人。方曉得適間之言，心下暗地喜歡無盡。

太守立命取香案，教他兩人拜了天地。已畢，兩人隨即拜謝了總幹與太守。太守分付花紅、羊酒、鼓樂送到他家。東老又命從

人抬了這五萬嫁資，一齊送到史家家裡來。史家老兒只說是娶得總幹府表妹，以此為榮，卻不知就是兒子前日為闕了廝鬧的表子。後來漸漸明白，卻見兩處大官人做主，又平白得了許多嫁資，也心滿意足了。史生夫妻二人感激吳太守，做個木主，供在家堂，奉祀香火不絕。

次年，史生得預鄉薦，東老又著人去漢州，訪著了董氏兄弟。托與本處運使，周給了好些生計。來通知史生夫妻二人，教他相通往來。史生後來得第，好生照管妻家，漢州之後得以不絕。此乃是不幸中之幸，遭遇得好人，有此結果。不然，世上的人多似呂使君，那兩代為官之後到底墮落了。天網恢恢，正不知呂使君子女又如何哩！公卿宣淫，誤人兒女。不遇援手，焉復其所。

瞻彼穹廬，涕零如雨。千載傷心，王孫帝主。